

徐意喬 (以下簡稱徐)：那就請導演先自己大概講一下，成長背景，然後影像學習背景，還有工作簡介。

林育賢 (以下簡稱喵)：成長背景喔！家裡在宜蘭嘛，所以從小到大我們沒有什麼影像經驗這件事情，因為根本沒有。而且那個時候雪隧沒開，所以要到台北來很困難，都只能聽說，大部分是從我哥哥那邊聽來。比如說他們 18 歲的成年禮，就是騎摩托車，挑戰九彎十八拐。但很無聊，可是為了去西門町吃甜不辣，然後就回來，對，然後就這樣。那，聽了很多故事倒是真的，但影像沒有。那所謂的電影，只有每年的賀歲片，所以我們是看成龍、劉德華、周潤發的電影長大的。那你看這些電影，你不可能說，你看到就說我以後要拍電影，對。所以，真正的決定有影像經驗，反而是在 18 歲北上，大學念書的時候。那我是考上那個，世新傳播。那會報傳播系是因為，以前我們高中時候，很無聊嘛，鄉下很無聊嘛，所以我們唯一對外的資訊只有廣播。那…我記得那時候就是，每天晚上十二點都會聽中廣，有一個主持人叫李文媛，他會主持一個節目叫「午夜情深」，就很像現在的光禹那樣。然後這個主持人很特別的是，他不只是播播歌而已，他可能會拿著錄音筆，有點像紀錄片。然後他會拿錄音筆，他會去錄花蓮女中下課的歡笑聲，或是新竹的風聲。然後你想想看在午夜十二點，聽到那種聲音，滿詭異的。但是對一群高中生，其實是有很大的想像。所以，大概是因為這樣子，我就覺得，廣播說故事這件事情，其實滿有趣的。所以，後來我們曾經作過一些事情是，可能有朋友生日，然後，他 18 歲生日，然後我們就會自己組一個廣播節目。然後那個時候還是卡式錄音帶，所以我們就會，我就會充當主持人，然後我就會錄一錄。然後講得就是說，從高一進來認識他的點點滴滴，然後講到很動人的時候，旁邊有另外一台卡式錄音機，還會放一些動人的音樂，大概就是這種拼湊。最後他生日的時候，我們就送給他，然後他就在我們面前聽，聽完了之後就，哇，痛哭流涕。所以那時候會覺得，哎，說故事這件事情其實，滿有趣的，就是可以讓一個人又笑又開心。大概是這樣，我北上念書會選傳播科系，一個很大的原因。但因為家裡，完全不懂。因為我媽媽，我媽媽獨力扶養我們，然後他是在菜市場賣水果，其實，他也不知道我們科系要選什麼。那我記得我那時候也只是跟他說，就像那個八點檔電視那樣，以後我會拍那個啊，你可以在家裡看得到我。然後他們就覺得，這好像還是個，還算是個工作。大概就這樣，就這樣唬弄過去，所以就到了世新。我反而是到了，北上上了世新，然後看了金馬影展，然後才開始決定，好像可以作這件事情。初步是這樣子。

徐：所以後來是怎麼，就是初步接觸，然後後來怎麼轉到，進到這個圈子？

喵：我那時候就是，有傳播就填嘛。但是後來，我去念了世新傳管，才知道他跟傳播一點關係都沒有。因為，他是傳播管理，他是重管理。所以我記得我大一念了，傳說中最恐怖的那個，會計、經濟、統計，我全部都念了。念了覺得好像不

太對，而且我還是念到可以給人家小抄的那種，但我就發現不對。不對了後來，世新...那時候世新還滿嚴格的，不知道是電影比較嚴格還是怎樣，就是他不讓人家去輔修什麼的，所以我只修到廣告系。那廣告系那時候就拍了，大二那一年吧，就他要拍一個三分鐘的廣告，所以我那時候就拍了一個，叫「世新有鬼」的廣告。然後，那時候還鬧得滿大的，就是我們在人家那個山洞口，給人家燒冥紙，作什麼之類的。但是那個拍完，覺得非常有趣，因為那時候在課堂上放，我不是廣告系的，但是放出來效果奇佳。後來我就覺得，這件事情好像真得很好玩。所以我後來，反而是大二念完，然後我想要去申請轉，轉到電影系，可是他不讓我轉。不讓我轉，我那時候滿沮喪的，就是，那時候有在思考說要不要去當兵，還是幹嘛。那，因緣際會，就是在那一年，去聽了一場演講，吳乙峰老師的演講，他那時候正在放「月亮的小孩」，那一年。後來我看完，看完剛好有他的座談，然後他就說他是宜蘭人，念逢甲數學，念一念不順，他就報考文化影劇，他說很簡單，這樣就可以上。聽了就觉得，那我不就是翻版嘛。後來我回去，不到一個月的時候就趕快準備。因為那時候抱著說，如果沒考上就去當兵，回來再說，因為實在念不下去。後來就真的，被我矇到了。後來就是順利地轉到文化影劇。到了文化影劇之後，那個學校學風自由，因為他號稱全國最高學府，所以沒甚麼人愛管你。然後去那個學校很自由，為什麼，因為你只要作三件事，就是看電影、寫報告、拍電影。那，學校風景好，然後我們樓下又是舞蹈系，所以那時候滿糟糕的就是，只要每年那個新生訓練，舞蹈系都會面試嘛，我們也會去樓下面試。因為會有最正的學妹來，然後就會面試，面試完就會說今年這幾個指標性的人物，然後我們就會鎖定他說，這個學期為他量身訂造劇本，其實都在瞎掰啦。寫一寫大概一、兩個月的時候就去找他，說我們想要請你當女主角，百發百中。就是，就這樣子，作了很多好朋友的聯誼活動，但是電影都很糟糕，非常恐怖的電影，可是其實就是這樣子。那我後來想一想其實就是說，他讓你在大學那幾年就是，我承認都在瞎拍，可是在拍攝的過程中很開心。大概是這些原因讓我後來退伍，比較勇敢地選擇這個行業。對，然後加上文化，文化上課就是非常戲劇性嘛，因為，我們那個時候還有要去雙修，因為影劇系嘛。所以我要修戲劇、舞台劇跟修電影，所以我要雙修。那，我記得上課都充滿了戲劇性，因為比如說我們教表演的老師都很資深的老師。那，文化很容易起霧，所以我們真的常常上課，上到一半那個霧會飄進來。那飄進來之後，你就會發現，那個老前輩的老師他還可以繼續講，他完全不鳥你不理你，繼續講。講完然後霧散掉，我們就跟那個霧一起，就從後門就跟著一起飄走，大概就過了。我只能形容說，在文化那些日子其實還滿開心的。就拍電影、看電影，然後作了很多很無謂的討論，這部片怎樣之類，就亂看那時候就亂看，就是，有一個，台北有一個叫秋海棠的嘛，專門賣那個不知道哪裡來的奇奇怪怪片子，然後就亂看亂討論，大概那幾年就在作這些事。一直到，真正我覺得，有受到影像刺激，或是覺得認真看待這件事情，是我大四那一年，我就去實習。所以我其實大四那一年，我就去廣告公司。那時候有一個叫「大路」，大小的大，馬路的路，「大路視聽製作」。然後那個導演是廣告界有名的，很嚴格

的一個導演叫周格泰。那我就是去那邊工作，工作了一年之後，我發現，廣告圈的那個製作的，不管是預算或是製作的精確度，還有他使用的概念，其實是很新的。那我覺得那可以學到很多東西，所以後來我又自動延畢了一年。所以我等於是，當兵前我已經在廣告圈待了一年半，我才去當兵。所以這大概是我大學前的一個影像教育。那當然也是因為，去了廣告圈一年半，最後當兵前，剛好遇到剛剛回國的吳米森導演，所以就揭開了我的下一段。所以因為遇到他，我才真的覺得，可以進到電影圈，大概到大學為止是這樣子作。

徐：OK，繼續，那碰到吳米森？

喵：好，就是。就是那時候在廣告圈待了一年，然後就像我說的，廣告他的預算夠，30秒可能就一、兩百萬的預算，然後你可能用最新的技術、最新的器材。那些東西，我必須承認在學校都完全學不到的，因為學校的設備還是停留在非常的手工的時代。那，可是相對的廣告他比較不能滿足我的，就是說，我們必須承認他還是為商品服務，我們花大部分的時間，在研究怎麼把泡麵拍得最好吃。而且廣告的淘汰率很快，然後還有就是，我的前輩一直告誡我說，他抽屜有九個劇本，意思就是說你不要作電影夢了啦，有電影夢他早就可以了。但可能因為這樣被刺激，我就覺得，好像應該離開。那剛好就我準備要當兵前的三個月，就吳米森導演從國外唸書回來，然後他剛好到那個公司，開始接拍廣告片。然後那時候他開始拿到短片輔導金，就是他的第一部片叫作「起毛球了」，然後他那時候給我看了，我就覺得我還滿喜歡這個故事，然後他就說他想拍，但是沒有人、沒有錢。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，我當兵前好像有機會可以累積一點東西，所以我們就雙雙離開那間公司。我就等於是趁我當兵前的三、四個月左右，就一起幫他，然後找了很多文化的學弟妹。我當初找的那些人，現在大概都在線上工作，甚麼郭春暉的工作室。那當初就是找了那些人，全力挺他就對了。因為一個短片輔導金才多少錢，那你要拍一個，他根本不是當短片拍，他幾乎拍到將近五、六十分鐘，所以那時候就是賣命，你知道嗎。然後賣精神、賣熱情，反正就是一定要把他拱出來就對了。然後後來成果大家也滿滿意的。就是在有限的資源，可是卻創作一個滿有趣的想法。大概是那邊做完我就去當兵了。可能是那個的經驗很愉快，就是一起創作啊，把一個東西生出來。後來，我又很幸運地抽到金馬獎，就是把我送到很遠的島，然後在那個島上，很無聊地又待了一年多。那因為島上實在沒甚麼事幹，所以就是每天發呆寫故事幹嘛的。我滿慶幸去金門的，因為就是四、五個月才放一次回台灣，所以在島上滿安靜的，那你也滿能去思考一些大概要幹嘛之類的。所以我滿確定我回來，我就想要進電影圈，雖然就是廣告圈的老闆，也有問我說要不要回去，因為他覺得說做得還不錯，而且做得住，然後也許就走這個。但那個的確很穩定，但是就是賣命，廣告圈就是你一個月休三天，那三天都是在睡覺，沒有你的時間。那，我不曉得，那時候可能比較勇敢一點，退伍之後就決定不要進去了，就留在電影圈。那很幸運的是，我剛好回來的時候，吳米森

導演剛好拿到他第一部長片輔導金，就是「給我一隻貓」。所以，我算接得滿順的，就回來聊一聊，就有工作了。所以「給我一隻貓」我就做他的副導，對，就開始了，一路進來了。

徐：那就是，跟吳米森導演的，就這個合作對你來說很重要嗎？

喵：我覺得滿重要的，應該是說，真正啟發就是...進入影像影像這個圈子的是廣告導演，就是周格泰，那真正進入創作這件事情，我覺得是吳米森，的確給了很大的影響，對。雖然他很善變，雙子座嘛。但是就是說，因為在多變的過程中，你有很多創作的地方，然後他又有很多奇奇怪怪有趣的想法。那因為我是金牛座的，然後他是雙子座的，他就是不斷地變，那我是穩穩地在走，所以有時候會很有趣的刺激。那時候我給的一些意見，他也會接受。那就會覺得，因為有一些狀況是你會不斷地被打壓挫折，但是在那個過程中，比較不是這樣的狀況。所以，我只能說在成長的過程中，滿順利的。我知道有很多，可能製片、副導起步的，完全被打壓，就是你只要閉嘴，乖乖做事就好了。但是可能因為那時候，電影真的滿低迷的。02、03 那個時候，台灣電影真的很低迷，那他也沒甚麼人可以用，然後只有我。所以就有一點共患難，然後一起幫他起步，所以其實從他的「起毛球了」，到他的幾部紀錄片，「月球學園」什麼什麼，幾乎都是一路，所以幾乎那幾年的，他的成長過程中，我幾乎是在旁邊，陪著他一起成長。那大家的交流比較多，相對地我也快速成長，因為沒有辦法，你只有一個人，你必須從公司的建立，到接水電，到攤房租，到所有的事情，你都要一手建立起來。那，就是，他就好好創作，大概是這樣。所以我們那幾年的過程中就是，我反而，我覺得我不是一個那種所謂的很...聰明，很...就是，有沒有，就是一個有各種奇奇怪怪想法的導演。但是我，反而我是從很基層、很扎實，然後每個環節，可能製片組各個組別，我自己都經歷過了，然後慢慢才走到自己似乎可以創作，這件事情。大概是那幾年，那幾年都在過這些事情。那真正我覺得，人必須被肯定嘛，那幾年都在作比較實務的工作，那創作是什麼，自己都沒甚麼把握。所以我反而是在，02年，那時候剛好公視在徵一個紀錄觀點的短片，然後，只要十分鐘，然後他希望你大膽一點，就是突破可能既有的紀錄片的形式，可不可能有一些比較有趣的。那，我剛好是第一屆報名，那也入圍，就拍了第一部「鴉之王道」。那我承認是那個片子，讓我覺得，除了實務的工作很扎實之外，那回到創作上，我還能幹嘛，那必須得到一些肯定。那我不可否認，是「鴉之王道」讓我確立了一點，哎，我好像可以再自己拍一點東西的開始，對。那，大概到那邊，02、03 年的過程。那只是說，大概到 03 年之後，就是，可能跟吳米森導演也好幾年的創作，然後所以我自己也可能在尋求，有沒有可能自己也出來拍一點東西。那有時候我覺得就是因緣際會，就是我很想要拍我的創作，那個時候公共電視也問了我一些，有沒有想要作一些比較長的創作。那我就，去作一些思考。那...真正被逼到是因為 03 年，沒有工作這件事情。因為 03 年，整個台灣的電影圈萎縮，萎縮到真的連

工作機會都沒有，所以我就只好回家。那回家的過程中，你又不希望就像一個敗犬一樣，回家然後說我沒有用，所以那時候就是有一點逞強，就是說，應該可以拍一點什麼東西。但是我那時候很清楚，你要拍劇情片是不可能的，靠你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拍劇情片，是不可能的。那反而是因為有「鴉之王道」的經驗，就覺得說，數位的器材很成熟了，dv、電腦，好像可以拍一些你想拍的東西，是不是一個適當的開始。而且那時候「鴉之王道」，他其實已經有一點點，他把一個真實的紀錄片的故事，可是他卻作了很多劇情片的手法跟結構在說。那我會覺得，這似乎是一個在我有限的資源，可是又可以滿足自我創作說故事的一個可能性。所以我反而 03 年回家，我比較是帶著這個心情，好像可以回去找到一個什麼事情。那就好幸運，就該好遇到我哥哥，他回來帶小朋友練體操，那時候我一開始，我只是覺得，我沒有想說那是一個紀錄片的題材，我那時候只是覺得，這好像可以變成一個滿有趣的故事。就是一個自以為很帥氣，然後帶著神秘感的教練，回到當年的母校，要帶一群小朋友練體操，然後挑戰一年後的全國體操大賽。那個過程中就充滿了很多，可以想像的可能性。所以大概是那樣子，我就覺得，好像我有一點事情可以作。那我就決定，跟拍看看。那，後來一拍就出去了，就一路下去，對呀。

徐：所以就開始拍他們體操嘛，所以一開始，是自己一個人帶著小機器去拍的嗎？

喵：對，一開始就真的只有一台小機器，然後一台電腦，然後就拍。那我那時候拍，我不確定能拍甚麼。我那時候拍純粹就是，我覺得，我好像可以蒐集一些資料。然後，一方面，就是體操我不懂。所以我必須先搞懂，六項是甚麼，然後怎麼訓練，然後他手上那六、七個小孩的個性。因為這些動作其實都跟劇情片的訓練有很大的關係，因為你要寫劇本，你就作人物分析嘛。然後你必須對背景、故事作充分的了解，你才可能去編輯一個故事。那相對的，這些東西其實在紀錄片來講，就是作田野調查，其實是雷同的。那我那時候就是同時作這件事情，那我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，他很有可能變成一個劇本，但慢慢地，因為我告訴我的朋友說，我好像有這樣的一個題材，好像不錯，他也覺得不錯，可以來幫我，就我學弟，後來就我製片。那另外就是剛好我也把這個訊息，丟給公視。因為你還是需要金援，不然這件事情做不完嘛。一年我在家裡，我媽一定把我打死，每天就逼我說，我幫你介紹工作幹嘛的，煩都煩死了。所以我也告訴他說，我也好像有一個案子，他們也覺得不錯，可以成形。所以大概是再這種雙重的過程中，我以為，我自以為說，好我可以好好作下去了，這一年我就專心做這個。因為通常按照邏輯是這樣子，你回家待個一、兩個月，你想說差不多了，應該回台北找工作了，所以那時候也有託一些朋友在台北介紹別的工作。比如說，去東森電影台，那時候電視台最穩定了，然後去東森電影台就是去當編導，剪一剪 PROMOTE 帶，甚麼幹嘛之類的工作，都有重複定性。那人生就是這樣子嘛，有時候真的就是作抉擇，而且在那短短的一天的抉擇裡，就會改變你的一生。所以那時候就是，

有託人去電視台找工作，然後也跟公視再接洽，到底可不可能支援我拍攝。然後那時候也有丟一些案子給國藝會，因為我知道有四十萬的補助，所以大概就是兩條線同時並行。然後我必須賭一下，就是賭，賭給我自己，我記得那時候給我自己兩個月吧，就是你要賭一下你的人生要怎麼走。就是，如果去電視台上班，你就什麼都不要想，就知道你不可能拍。那如果公視給我錢，我應該可以繼續拍下去，那如果公視沒給我錢，最後可以賭國藝會有沒有中。有中，那我就可以繼續拍，所以就是這樣子賭，那原本公視是最有機會的，因為公視幾乎都來提案了，然後，評審也都一致通過，但是最後不幸就刪除了，就不給。那因為的理由，我也沒有辦法接受，就是他們希望把他列入成教改系列，然後去從一個批判，弟弟去批判哥哥的體操教育這件事情，那就不可能。就對我來講，我的目的用意不在此，所以我就婉拒這件事情。那婉拒這件事情，真的就是，那時候就是要賭國藝會，或是賭電視台上班，就不要想這麼多。那我只能說我運氣滿好的，就是最後被我賭到國藝會，過了。過了然後就拿著國藝會的頭款，二十萬，就兩個人，就默默地拍完這件事情。那我們沒那麼天真啦，就是說主要是平常一到四，我們各自在台北必須要接自己的工作，一些小案子或幹嘛，然後假日再回去拍，然後寒、暑假期間可以拍長一點。大概那一、兩年就是這樣子過，然後才把案子給熬過來。就整個翻滾的過程是這樣，其實是再一個滿...滿辛苦，而且滿不可能的。有時候你問我有沒有可能重複再一次，我自己都沒把握。但我只能說，其實，那個片子對我最大來說，大家都覺得說，他是再講一個教練跟七個小孩的故事。可是其實某種程度，他是來激勵自我的事情，我現在是一直這麼看。

徐：所以翻滾，後來翻滾開始，就完成翻滾之後，然後，就是完成之後，一開始是怎麼樣...後來怎麼越作越大，然後校園巡迴？

喵：ㄟ，就像我說的，拍那個片子沒有太多複雜的東西，因為就是，應該這樣子講，他沒有公視的介入。然後就，國藝會的補助也很單純，就是他完全不會介入你的創作，你就是好好拍。所以，再沒有任何人的狀況之下，他其實回歸到一個最單純的，就是說，你創作者到底要講甚麼，你要說甚麼。那我就像我說的，他很單純，他就只是透過一個教練跟七個孩子的奮鬥過程，然後去反應，就導演，作者自己本身，你可能透過他們際遇的過程。那相對的他還有一個是，他從一個弟弟的角度去看哥哥那十年的體操路，因為小時候我也很想要練體操，但是根本不能練。所以他有大概這些多重的因素，所以後來他，我覺得他完成他所要傳達的那個理念其實很單純、很純粹，沒有太複雜的東西。所以一開始我們完成後，我們也只是很純粹的就是，如果這個故事，他可以激勵到有一些，他好像也可以傳達給別人。所以，一開始單純地也只是，我想要去放給別人看，然後可能參加一些影展。但其實一開始都完全不順利，因為那時候 04 年、05 年那時候，還沒有看，大量看紀錄片的習慣，那校園也不接受。所以我記得他的第一場放映是在，那個，馬祖東莒島。而且還是楊導演打給我，就是那時候，力州已經很知名了，

然後力州就問我說，有沒有，願不願意去放片。我就說去啊，天涯海角我都去，後來就東莒島。因為那個，真的很遠，就是會吐到死，然後…。可是那一個晚上，他真的改變我，改變的就是說，之前去校園放，去哪裡放，都不太被接受。那，可是去那個島上放，你會發現那個，那是一個夜晚，大概七點多，然後村長廣播說，有一個導演來這邊放片，大概應該很新奇。所以你就看到很多村民、板凳就出來了，就去學校看露天電影。看完之後你就發現，在場大概八歲到八十八歲，就男女老少全部都看得懂，而且非常投入其中。所以回來之後，我就跟我的製片說，我們好像搞錯觀眾了，就未必是校園，他應該走入群眾。那走入群眾，有甚麼方法？就是走入戲院，好像是最快的。只有這個方法，那電視台不會理你。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做大夢，開始發大夢。那當然主要是因為 04 年，「生命」上了戲院，然後那時候 04 年年底，有一個最後一屆的「純 16 影展」，我們剛好尾鋒搭上那班車。所以還滿有趣的，隔壁在演「生命」。那只要，「生命」一放完，人擠不進去，就跑到「翻滾吧！男孩」這裡。所以還有一點點，覺得好像有機會。因為他沒事幹啊，然後就是說我們就說，這裡有一個也不錯看的紀錄片。所以大概那邊，就也累積了一些校園的觀眾群，老師。所以大概有了這種雙重判斷之後，我們就覺得，好像有這個機會。所以那時候 05 年年初就開始，在思考到底如果要上電影院給很多人看，有什麼方法？那 05 年那時候網路已經很發達了，就網路社群，所以那時候就是我没有錢，所以我必須有幾個方法就是，我必須透過有一些朋友已經在電視台，或者主要在媒體上班。然後，就透過他們，幫我們索取一些高級主管，的 EMAIL 或聯繫方式。然後我們就，每天晚上我們都寫轟炸信，就目的只是，拜託他看我的片子，那後來也，的確也發生一些成效，比如說，TVBS 一步一腳印的詹怡宜，他看了，他很喜歡，所以他作了半個小時的專題。那那個效應，他產生了一個全國性的效應。就不只是在台北，然後也導致翻滾，後來變成全台聯映。本來只有台北三家，是那個放了之後，就變成中南部要拷貝，所以就上了。然後再加上，廣播的話就是大概當然就是張大春先生，就是他看了他很喜歡，他就一直放送。所以大眾媒體，透過他們。那私人的部分就是，痾，那時候我們其實有一點賭一把，為什麼，因為要把翻滾從 DV 變成電影拷貝，大概要花掉兩百萬，就轉拷貝的費用。所以我們那時候很單純就是，借來的兩百，一定要想辦法還。所以那時候是，至之死地而後生，就是，我讓你看，看免錢的也沒關係。然後那時候翻滾很有趣，他有兩個版本，就是翻滾不是有一個一年後？那，原本我們，剪出第一代的版本，大概只有七十幾分鐘，那是沒有一年後。所以那時候就拿著第一代的版本，到處放。就是北中南，只要哪裡願意看。因為純十六放完之後，就有一些聲音傳出去了。所以哪裡的學校想放，我們就帶著 D V D 就去放，然後去校園也放。然後放完之後，大家看完覺得很好看，然後座談我們就說，想要知道一年後他們發生甚麼事嗎，他們大改變喔。然後他們就想啊想啊，然後我們製片就開始，發票。就說，一百塊折價卷，就是去戲院看一年後會怎麼樣。那真的產生效應，所以我們那時候那一百塊折價券，我們印了六十萬張。因為很便宜啊，才幾角而已。所以他就帶著那個，所以我們，很像騙子，很像金光

黨，你知道就帶著片子去學校放，放完之後大家看了很嗨。然後就聊聊聊，聊完就說一年後他們會有重大改變，然後想看，然後就開始發票。那發票去，就不是他一個人，他可能就會帶著他同學去看一年後的結局。大概是這樣，他的確產生，很大的效應，所以為什麼最後在台北戲院，上了三個月才下片。就在學者撐了三個月才下，大概就是翻滾的過程就是，靠網路、靠群眾口碑的一個，對，然後靠校園巡迴。等於是有一些雛型啦，到後來我們宣傳國片也是類似的方法，然後大量地搏感情的方法，對呀。然後就，變成這樣。然後後來網路的效應也很大嘛，就是，而且那時候就很多人在 MSN 的 ID 都變成可能，翻滾吧！歐吉啊，翻滾吧！什麼，阿嬌啊什麼鬼之類的。大概翻滾是，那時候是發生這樣的事情。那我只能說，很幸運地，我算是少數國內拍第一部片子的導演，可以把債務還清，對不對。因為大部分就是，拍第一部就知道之後就沒有消息，然後。

徐：所以從，因為翻滾翻起來之後，然後債務也還清了，所以就開始想下一步了。

喵：那是災難的來臨，(笑)，可能是這樣，人家說少年得志，就是那時候翻滾的確很順利，然後你的自信、你的什麼也比較肯定。那相對的，在翻滾之前你去找任何的投資者，是沒有人會相信我，他認為國片都作不起來，你紀錄片憑什麼要作。那，翻滾玩了之後，當然對我來講，我還是希望拍劇情片，因為最原始的初衷。那，所以那時候就，就開始尋求劇情片的資金。結果也有一些回應，包括輔導金也有了，第一筆金。然後韓國一些投資，很奇怪喔，然後，因為那時候韓流正盛嘛，然後國內競爭太激烈了，所以他們會把一些新人，往海外送。然後讓他從台灣發跡，紅回韓國，類似這樣的概念。所以有韓國的一些資金，然後國內的一些資金，然後我們就準備籌拍。那因為，太有自信了，加上就是可能自己的第一部劇情片，就是有一些野心，就覺得應該有一些規模，包括美術、攝影各個團隊。可能攝影我們從，一個華人他在好萊塢工作，我們把他請回來。然後攝影我們就預算嘎成這樣，相對的就會暴增，暴增，那個預算等於是，06 年是三千萬製作一個國片，因為大部分都在一千五、兩千左右。三千就是人人都說你是瘋子，因為怎麼樣都回不來，那但是當時我們真的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，又覺得不可能，覺得有機會。所以因為那個一拍，加上財務控管，還有整個合約什麼的事情，然後加上整個自己也沒有太大的能力。所以就，有一個，大概有一千萬的資金缺口，那後來那個也的確是我們最大的致命傷，就是果然上映他的整個回收甚麼的，不如預期。那最後整個電影完成大概是負債一千萬，那那一年我才 33 歲，所以算是滿，算是滿沉重的打擊，因為一千萬的債務，真的不好扛，對。所以那一年，33 歲，然後那時候的確覺得，夢想的代價還滿大的，對。那我覺得那幾年，我覺得滿有趣的就是說，剛好紀錄片拍完，又劇情片拍。那劇情片拍完，又有紀錄片可以拍。所以那幾年的狀況之下，那個紀錄片變成是我一個很重要的，除了是收入的來源之外，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養分。怎麼說，就是說，那幾年拍的題目，比較少是那種，被密集式地，就是說，你要去拍誰誰那種。都是說，我

找你來拍一個這樣子的概念，那題材自己找。所以包括像後來拍的「種樹的男人」或什麼，就是那些人的議題，都是我有興趣，然後我當下的處境，可能我的挫折甚麼的。在他身上找到了救贖，或是甚麼的。所以，所以反而是紀錄片，他給了我很多，力量，回來。然後讓我能比較確定地再走下去，所以那幾年的確是這樣走過來，才可能走到今天。不然，我有時候跟我製片開玩笑說，我們的命運應該在 07 年就解散了。因為負債一千萬嘛，就互相扯後腿，就說～你要負責你要負責，然後最後公司就瓦解了。結果，～我們可以撐過來，撐到 10 年，然後現在又不怕死的準備再往下一部，所以大概這幾年是發生這些事情，對。

徐：所以這幾年，那一千萬，除了紀錄片之外，有什麼去補這個洞。

喵：那真的是東牆補西牆啦。沒有，就是我製片比較辛苦，就是，我要面臨的工作就是，這幾年我要面臨的工作就是一排，那我可否認的就是，各種案子我都必須接。就除了自己想創作，自己想要創作，當然有一些業務性的紀錄片，另外就是可能一些政府的案子，台北縣政府的案子、哪裡來的案子，你都必須接。那，你就是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。那但是我製片就是，一直周轉一直周轉一直周轉，所以大概這幾年的狀況。我承認不太健康啦，但我沒有辦法，因為只有一個信念就是，要嘛就是不要玩了，不然就是撐過去，所以那三年就是大家想辦法撐過去，就是我不斷地在前線打仗，因為我必須不斷地拍，才會有資金周轉。然後他有資金的話，他就不斷地再去周轉。然後就轉你的轉我的轉你的轉轉轉，最後把這幾年就轉過去。轉到現在，壓力已經整個減輕了，對。大概那幾年就在過這些日子，那我只能說我很幸運地就是說，因為我們曾經有一度想要轉型，就是公司想要轉型，就是說，算了，就不要再去談創作這件事情，我們就去接廣告或是工商案，就變成那種公司，然後就一直接，一個月可能接五、六個工商案，然後底下養很多導演，一起大家一起賺。但，幸好沒有那條路，為什麼。因為，後來整個大陸開放嘛，很多公司前仆後繼地過去，所以這幾年，台灣整個加上不景氣，所以其實，07、08、09，台灣的廣告業務是不斷地下降，那我們身邊有很多朋友的廣告公司就一家一家一家收。那是非常恐怖，為什麼，因為你，如果你的公司就是靠一個月四支廣告片。當他一個月抽掉你三支，你公司就掛掉了，那是非常恐怖的。那，我後來滿慶幸的，我沒有走入那個。因為廣告業他就是，不斷地填空嘛，就是我找案子填空。然後，他的製作的利潤，其實非常低。他其實就是靠量，在撐。那，我們決定沒有走那條路，我們還是停留維持在，盡可能的就是，以紀錄片的方式，然後可能還可以再拍一些比較短，比較預算低的，但是還不錯的創作。比如說，有一些高雄市政府的補助、台北市政府的補助，可以作一些比較規模小的劇情片。那其實就是在這種平衡狀況的顧慮下，補補貼貼這樣。

徐：那就是，就是你一路來的工作模式，就是所以還有你，除了...就是主要就是跟你製片嘛。

喵：對。

徐：那你出去拍，是你一個人嗎？還是你還有其他...對啊。

喵：不可能有其他人。就是我滿慶幸的是說，就是在我們低迷的那幾年，其實拍一個紀錄片，我自己覺得啦，拍一個紀錄片最重要的除了導演，我覺得要有一個滿...滿默契滿好的一個攝影師。我覺得這個滿重要的，對我來講。然後，剩下就是帶一個製片，幫忙收音、幫忙處理一些事情。所以大概，小規模就三人就出發，那大一點就四個、五個，大概就是這個規模。那我有一個很好的攝影師，就是我大學同學，叫郭樂興。他其實就從就一路從「大象男孩機器女孩」，到「種樹的男人」，到一路。那，有時候創作的東西很迷人，為什麼，因為他有家庭，所以他必須維持他的生計，那他的正職工作是公視的外景導演，收入比較穩定，對。但是，那個沒有辦法滿足他的創作。所以我只要一有片子，我就說「幫我拍個劇情片，可能必須上山下海數個月，然後他就跟他老婆告假。然後就會，他就會把那個當作是，回到大學時代滿足自我創作。因為他知道我能夠付他的錢也有限，但是就是創作，那可以回到創作這塊。所以其實，我們從大象一直到現在，大概有四、五支紀錄片吧，幾乎攝影師都是他。那有時候會變成是說，我剪接卡住了，我就丟給他剪，他剪完他再丟給我。所以，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很好的戰友，一路陪伴我。那對他來講，也是滿足他的創作，對。大概這幾年，我們是這樣的，有一個戰友走過來的。那我的製片就是，他就是後勤部隊。他就是周轉，周轉周轉周轉，對。

蔡崇隆 (以下簡稱蔡)：製片都同一個人嗎？

喵：對，都是同一個人。

蔡：所以你要付他薪水？

喵：沒有，就是，我的，我從，痾，「六號出口」開始嘛，就遇到一個我那邊有一個製片叫作黃江豐，對，那他其實很早就出道了。那，他從早期早到從雙瞳時代，他就是執行製片，所以一路以來，他作了很多，比如說「20、30、40」啊，「愛你愛我」什麼，一路就是製片。那一直到了「六號出口」，我們認識了，然後那時候，我們就半哄半騙的狀況之下，我就跟他說，過去他都是作代工，你了解嗎，就是說，都是別人拿到案子，找他。他來執行完，多少錢，他就來作這樣。那到了「六號出口」，因為是我的第一次，那我知道，不能再像翻滾吧那樣幹，會出事。因為畢竟是一個，有一個規模的劇情片，你要帶五、六十個人一起工作，所以你必須去借助一個，有經驗的製片。那這個製片必須去談妥很多事情，

包括器材廠商、包括協力單位、包括各個工作人員、包括行銷各方面。那他那時候，他都，再作代工，所以我就跟他說，你也快四十歲了，你應該出來創作，然後要不要把他當作你公司的創作，創業代表作。如果你願意的話，我就跟你一起 SHARE，所以那時候是，我就用「翻滾吧!男孩」的公司，他就是「一條龍虎豹」，然後我們就決定結合，那申請的輔導金就是共有，但相對的共有就代表你要共同承擔所有的責任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被我騙了還是怎樣，就上了同一條船，再也沒辦法分離。所以就是這樣一路從「六號出口」開始，然後我們共同面對那個債務，那曾經也有談過說，要不要就解散，這件事情。但後來，選擇沒有，決定一路走。那就一路算很順利，就是他是個射手座，跟我是完全，天南地北的個性。那我發現工作夥伴，真的必須是這個樣子。我自己的經驗啦，如果你找一個性質，同性質太高的人，一個導演一個製片，同性質太高了。我覺得就這個東西，可能會有點危險。因為，大家就是沉溺這樣子。那因為這兩個是，不同個性的。所以有時候對外，都是他。那對內或是對一些比較創作的事情都是我。那也彼此可能十幾年累積一些信任，所以，大家分配得還不錯。那，我覺得真的，滿幸運的是，有這樣的人。不然，我覺得導演一個人是不可能，我是覺得絕對不可能這樣。比如說，我們作紀錄片，我覺得還有可能。但是要跨到劇情片，我覺得那真的是另外的一個事情。那大概這幾年就是，互相地搭配狀況之下，就是可以走到，走到今天。

廖晨瑋 (以下簡稱吉)：就是，兩家公司，可以大概描述一下規模大概是甚麼樣子？或是人數之類的？

喵：沒有規模。

蔡：你說資金啊？

喵：其實沒有甚麼，其實，就是表面上看起來，是兩家公司。可是其實，他其實很單純，而且很尷尬，為什麼，因為兩家公司從「六號出口」決定開始合併，公司有，我跟他還有一個會計，還有兩個助理，所以就是有，這樣是五個人。然後一直到「六號出口」結束之後，就開始解編，因為實在養不起這麼多人，因為公司的營運太恐怖了。所以最後我們就決定，我們最好可以達到一個，兩個人兩台電腦，就可以創業這件事情，所以我們大概從 07 年就開始，08 年決定公司得這麼營運，剩下必須得臨時組編，對。那等於說我們必須做到兩台電腦兩個人，我們到哪裡都可以工作。那 08 年決定這麼作，所以後來發現這個是可行的，因為你不可能養一個攝影師，養一個誰。那還不如讓他們自己去外面吸收、創作。然後有需要大家再組合，所以後來都是採取這個方法。那你說怎麼營運這件事情，其實對我們來講很單純，就是說我們就是租一個小小的地方，除了管銷，基本的管銷、房租的管銷。那剩下就是，個人維持最低的，的個人需求。因為再多也沒

有，那全部都是，所有的拍片的資金全部回來之後，絕對是有一大筆錢是一直還，一直還。然後還剩的你才可能，喔，一個人分一點，是這個模式。所以其實，說起來很尷尬，可是這幾年，我滿...這幾年，可能很尷尬就是，其實我不斷地在跑校園，那也不是我要跑的。就是剛好因緣際會，很多學校找，然後我就去學校跑，然後座談聊天。那其實，在這過程中其實也累積很多東西，不管人脈呀，或是同學之間的互動，可是相對的那些所謂的演講費用，他其實支撐了我們大部分，我們的生活最低開銷就可以過了。所以大概這幾年，其實就是這樣過來的。

蔡：那他需要不斷地去找案子嗎？還是說你們兩個就一起去找案子？

喵：恩...好像不斷地找也找不到耶，就我覺得這幾年，我覺得，我只能說真的運氣很好，我們都說我們一直在吃翻滾的老本，就是因為翻滾他，他給了一個還不錯的定位，所以後來我們可能去接觸一些相對的案子，不管是公家或是私人的企業。其實只要把翻滾的名牌亮出來，通常不會太糟的對待。然後也會有一定的承...不能講承諾，就一定的肯定啦，信任。所以大概是這樣子，所以相對的我們如果，拿到一個就是紀錄片的製作預算，都不會太低。但是相對的就是你不可能，一年你要接好幾支。你有可能一年，你就好好拍這一支，那你就必須好好地控管。那當然其中你就可能接一些，比較短的廣告片。就是一些政府的形象小廣告，大概是這樣子。所以其實，你說這幾年下來，其實接案量也不大，對。唯一有一次，比較誇張的是，是我差一點變成那個，念真情，那個真的比較尷尬，就是有一年08年吧，08年就是有一家公關公司，他可能有拿到台北縣政府的案子。然後他要作52集，每一集半小時，然後是有關於台北縣52個鄉鎮的紀錄報導。那他全部委託我們拍攝，那他，我不可能拍52支。所以相對的，談下來的結果就變成是，必須52集的旁白都是我。所以我就差點變成那個，阿喵念真情，所以，我那時候快瘋了。我進錄音室錄了不知道幾個月，就是每天都在念旁白，然後，因為他每一集的製作預算不高，所以相對的就是，我們就找了很多的朋友。很多朋友就是，他們有一點就是半旅行的方式，有點半，偏報導居多的方式，就是幫我們消化掉那個案子，然後我們可能公司就有一些微薄的利潤。那當然因為他量很大，所以我覺得那是我最誇張的，那半年啦，那個是我目前工作以來，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。就是，自己去念，去念那個旁白，念到我自己都想笑，對。

蔡：通常這種是人家找上你來，還是你自己去找的？

喵：恩...沒有，他們找上來的，因為通常那種政府標這麼大的案子，我感覺，不容易交手。所以就是，通常這種就是會有公關公司，他拿到，但是他不知道該怎麼拍。然後他可能就，帶著你綁著一起作。...對，所以等於是說，其實這幾年我們，我承認我必須接過很多奇奇怪怪的案子。

徐：然後就是，就是你一路這幾年，剛剛有稍微有提到就是，拍了那些題材，有些是...你剛剛有說有些是，真的自己也有興趣的，然後去找的。然後有些是政府的案子。那像，有沒有代表作這些啊？哪些是你真的自己有興趣去找的。然後...

喵：我大概願意提出來的都是我還可以接受的就對了。那沒有提出來的就，就永遠不要再提出來。就是表列上如果沒有提出來，就是ㄟ，不知道我有拍就算了。所以就是，表列出來的，我還可以，自己還可以接受。但有些像...比如說像「大象男孩機械女孩」，那個就是時間太短了。我只有半年的工作期，那...痾...「對不起我愛你」是指標性...沒有，就任務性滿強的東西。但也滿足了我部分的...因為製作天數非常的有限，12天，只有兩百萬，然後我必須製作一個東西。就在盡可能裡面玩一些新的形式。所以列出來的東西都算，自己可以接受的，對。不至於是到，多好，但是是可以接受的。

徐：所以這些題材，大部分都是，是他先給你一個方向？然後你在處理？

喵：恩...唯一比較有清楚方向的是，「大象男孩機器女孩」，那...他所謂清楚方向也只不過是，他的是所謂的是作早期療癒，題目就只有這樣。人選，有十個人選，隨便你。你覺得哪個適合拍，哪一個能拍。那，我們自己去進行。所以也沒有到說，他說怎麼拍就得怎麼拍才對，然後哪個不准拍。再怎麼作都還是能，尊重你的選擇，只是說他的題目就叫作早期療癒。然後，你必須在半年內做完，大概是這樣。對我來講，那是唯一比較，壓迫的條件是這樣，因為很多故事可能還沒發展完，但你就必須，作一個結束。那剩下的說，其他的，都還好。那...恩...對。

徐：我有寫就是，關於跨界。就是紀錄片跟劇情片嘛，就是這兩個對你的意義？或者是說你對紀錄片的定義吧。因為就像翻滾跟六號，我記得你好像都有在報導裡面提過說，紀錄劇情片、劇情紀錄片、劇情式紀錄什麼的...

喵：好，就是，我大學念的是劇情片。那我沒有修過紀錄片的課，所以我必須承認我不知道該怎麼拍。那，反而是，然後「鴉之王道」一開始真正第一次拍，我自以為的紀錄片，所以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說他。那後來好像也沒有人說不可以，當然也有一些聲音說這是什麼，那時候也被罵得很慘。就是然後，所以可能沒有甚麼太大的...當然後來，真正有要開始拍翻滾的時候，我有開始認真的去研讀，喔，原來大概是怎麼樣。可是後來發現好像，就這樣吧，就還是順著自己的感覺走。因為對我來講就是，痾，都是在說一個故事，只是一個是真實的人生。但是你真實的人生，也不見得就是所謂的真实吧，他還是經過很多選擇。那只是說他裡面沒有經過，安排，刻意安排。然後，所以我後來，我倒沒有，沒有很刻意地去，分說我一定要作劇情片創作，或是我一定要作紀錄片創作。我反而是，經歷過翻滾，然後再拍完六號，我倒覺得這兩個，這兩者的創作形式，他是有他

互通，就是交集的可能性。所以，這樣的概念我到了那個，「對不起我愛你」的時候，我其實就混著用。就是有很多都是，真實的街頭。我們作了一些裝飾。那你說在「種樹的男人」，那個紀錄片裡面，我也沒有，其實有一個地方我也有作。就是，痾，比如說片中有一個橋段是，痾，那個男人他去東後寮作了一面牆，那可是因為經費有限，然後他的樹只能畫到牆壁這裡，沒辦法長出去。然後他那時候就是跟我勾勒他的夢想說，啊，以為如果有錢，他希望可以釘鐵片讓他長出去開花。那大概只有談到這裡，可是整個影片整個剪接完成，我會覺得，跟那個人的交流跟創作，已經超越了一些東西。那還可不可能作一些創造性的東西。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我的動畫溝通說，我們讓他長出來吧。對，那這是，這是虛構的，這是創造的。那，但我覺得好像該這麼作。所以我就作了。作完之後，那個作者看了，他就說，那個長出來的樣子跟我腦中想像的幾乎是一模一樣的。那，這不是就創作的部分嗎？對。

喵：我覺得可以十年後再來重複問這些問題。

徐：會很好玩吧。

喵：就發現我講的都不一樣。

吉：起初我看那個「對不起我愛你」，我覺得還滿感動的。就是看到裡面的田中千繪叫田中千繪，然後那個吳懷中叫吳懷中，然後還拍了五金街啊，和五金街要被拆掉的東西，這樣子，對呀。因為之前可能會覺得說，就是想要拍，痾，就是阿喵導演拍的都是比較感動的東西這樣子。然後，可是，在那個劇情片裡面我看到了，就是，對這些要被拆掉的東西的一些觀感。我覺得，好像有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。對呀，那時候怎麼會想要...

喵：恩...那個時候，如果順著那個「對不起我愛你」，就是，他大概是我經歷了「翻滾」，然後又「六號出口」，然後...拍完那兩個東西我也在思考，就是說，到底紀錄片還有甚麼可能性，然後劇情片還有甚麼可能性。我自己的，我的想法。對，因為，如果劇情片你沒有想到甚麼新的可能性，好像就是這樣子拍掉了。就是，劇本，然後大家把話講完。但絕對不是這麼簡單啦，只是是對ㄟ，我就是這樣。那，然後，這個牽涉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，我那時候常說就是，拍完翻滾跟拍完六號之後，我倒覺得拍紀錄片是一件滿痛苦的事，還真的滿奇怪的。就是，我反而，因為因為，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，因為你是「六號出口」掛了啊，如果沒掛你可能不會這樣。但是，我真的覺得是在創作上，因為紀錄片我們人不多，你有的是時間，所以你可以慢慢觀察，然後，作很多想像的工作。可是，到了劇情片，開拍那一刻，我倒覺得已經不是在創作了。那是在解決人的問題，有六十幾個人的問題，全部的人都只聽你一個人的指令，然後你要做多少溝通跟協

調，然後有時候攝影不見得順著你想要的事情，對。可能也是我的的一部，我也沒辦法。所以，我反而覺得就是，綁手綁腳的，然後就是，我自己覺得啦，被架著走，然後不走不行，為什麼，因為他每天天一亮，就登!登!，你只要趕海…不像紀錄片，我們停拍就停拍啊，或是停! 跟受訪者去玩，你知道嘛。但是劇情片不行，就是一直停不下來的，那，可能那時候真的太嫩了，我們就覺得就是不斷地趕拍。然後當然這幾年有太多的體會，就是，急什麼急，沒必要啊。因為，他得…就反而概念得反過來。因為過去，真的是因為窮，大家窮著拍劇情片，所以大家都認為就是，趕快在有限的時間，趕快把他拍完。可是後來發現劇情片真的不能這樣子搞，你真的覺得不對，你該停，你那個損失，看似今天有沒有，當下你會覺得損失很大，可是如果你放往後想一點，如果你這一場不對了，你該停，你真的就該停。不然你損失的是，上片後你損失的更大，因為就是不對。所以，這是後來才比較理解的。那，所以當我回到「對不起我愛你」的時候，他是一個相對地製作預算不高，所以製片就說，沒有成本壓力，不要害怕。不像「六號出口」那時候想很多，因為我們知道要花很多錢。人很有趣是說，當你的那個信念不單純，想太多，比如說：喔，「六號出口」又要放偶像元素，放商業元素，放東放弄放西放放放，他就放變拼盤，拼出來的東西就不純粹了，那，絕對會有問題。可是到了「對不起我愛你」很單純就是製片跟你講說，這沒有甚麼預算壓力，就是這樣，就是這些錢，15天之內必須拍完。你只要不要超出這幾個範圍，剩下你愛怎麼玩就怎麼玩。所以那時候，剛好又搭配一個新的攝影師，然後，比較年輕、比較大膽、比較敢玩。所以，我們就…然後我們自己很清楚，15天拍，我必須採取比較類紀錄片的拍法，也就是說，我沒辦法按照劇情片的，所謂的制式規模就是說，我必須拍完這邊，再反過來這邊，然後跟大量地作移動這些事情，我的時間絕對不夠。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採取，類紀錄片的拍法，就是說請他們下的燈光的燈位是可以讓我360度都可以拍，然後幾乎是手持，然後跟著主角。因為他就是一個，日本女孩來到高雄一天的故事，所以他是順著主要他們的故事去走。然後，所以那時候就決定，既然沒有任何壓力，那我們可不可能把一些劇情片的元素跟紀錄片的元素作一些揉合。然後，他有一個很明顯的命題就是，他必須發生在高雄，對。那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去高雄，繞了一下就是，到底該講什麼。那我自己對鹽埕區那邊最有感覺，因為他是一個高雄最…曾經最，輝煌的地方，可是現在是極度地沒落。然後知道有一條街又要被拆了，五金街有要被拆了，那可能因為我們，之前作過一些紀錄片的創作，所以其實對環境的觀察也有一個敏銳度，然後也有一些故事想說。就是說，你不會只是純粹停留在自己那種，天馬行空的想像，你會透過環境得觀察，然後把感覺作出來。所以那時候去田野，去鹽埕區作田野調查之後，你就會發現，那個地方其實滿像現在高雄的命運。就是高雄是一個極度快速發展的城市，可是在那一個發展的過程中，他不斷地把覺得舊有的、不好的快速地毀滅掉，沒有任何理由。就像五金街毀掉之後，聽說只是蓋停車場，就覺得怎麼會這樣。那所以，跟片中的主人翁的狀況很像。就是一個一個，日本女孩來台灣學中文，然後他意外地爆紅，變成電影女主角。然後他也

不知道他的人生該怎麼走。然後他剛好遇到一個在地的男孩，然後那個男孩總覺得自己的故鄉什麼都不好。啊人都這樣啊，你覺得你的，每天生活的環境都不好。可是卻因為，因為這個女孩，跟他從新走過了他生活的，每天生活的地方。他突然間覺得，每個地方都有一些故事，有他值得存在的意義。那大概是這個狀況，所以其實，我自己覺得啦，我自己覺得，ㄟ，他把很多現實生活中，比較紀錄片元素的東西，跟這個片子揉合在一起。包括他們遇到了很多，痾，比如說，賣甜不辣的阿嬤啦，或什麼，那個都不是演員。那個都是當下的，當地的人在做甚麼事情。然後，我們給一些訊息，然後把他融合在劇情片裡面，對。所以，我自己覺得到了「對不起我愛你」，我自己覺得，那個記錄片跟劇情片的揉合，好像似乎是一種可能性，對。但我也不能確定，可以怎麼走，就是這個方向。那，我們常常說嘛，有的時候，劇情片到底要追求什麼，他無非就是追求那個，可能午後，某個午後時光，痾，夕陽。然後他可能帶到照在海面上，那個波光粼粼。然後那一刻你覺得，哇，很感動。那如果你可以把那一刻，忠實地呈現在你的影像裡面，那就絕對是劇情片嘛。那，所以我覺得我們在作的，不也是這樣子嗎？就是這件事情跟紀錄片其實又很像，對，好像那麼真實，可是好像又那麼的不真實，對呀。

徐：所以其實從一開始就，沒有給這兩個很大的，就是一定紀錄片要是紀錄片、劇情片要是劇情片的那種感覺吧？可是其實從翻滾，其實就有加入想像的部分。

喵：我覺得很有可能是因為我不懂，對。

徐：就反而不會被框架住？

喵：我也不知道耶，可能因為我不懂。不懂，所以就順著感覺。然後我自己覺得，因為以前在，在宜蘭的成長過程中，其實沒有受過太多，所謂的學術的教育。因為也不愛看書，然後書也不太怎麼愛念，大部分的時間都滿直覺的，就滿靠直覺在生活的。所以後來，你說怎麼在創作上或什麼，其實，也是直覺大過於可能，可能的理論。可是，這當然是很愚蠢的啦，因為是，是年輕的時候自己讀不下去。可是這幾年很有趣，這幾年回頭去看，大學時代一些比較理論性的書，我反而，ㄟ，其實有他的道理。但很抱歉，年輕的時候根本不懂，就覺得這是甚麼，關我甚麼事。只是，反而你自己經歷了一個，你再回去看。你發現，還是有他的道理。

徐：我很有興趣，你看到的是甚麼？(笑) 沒有啦，就...

喵：喔，就我到底想要幹嘛就對了。

徐：還是真的想要拍什麼呢？

喺：好，我後來，我其實，我北上，然後看的第一部打動我的電影，他其實非常通俗，他叫作「新天堂樂園」。就一部義大利，1989年，一部義大利的電影。然後在看那個電影，我就覺得，這就是我要拍的電影。那時候很純樸、很呆，那時候只覺得，這部電影太好看。然後可能也是投射嘛，就一個鄉下小孩，最後到都市生活。可是那時候就覺得，哇，就這部電影怎麼可以講，講這麼有趣的故事，然後忘年之交，然後可以從小講到大，然後可以讓看這個電影又哭又笑。所以那時候其實很單純，就是說，有時候回到最單純，以一個創作的信念，去...對我來講，我真的就是，你可以說，就是學到一個，就是我到底想做甚麼？其實我就是想作一個，痾，我有感動的故事的電影，可以跟所有人分享。然後他們可以，感同身受。然後甚至於，看完這個電影，可以對他們，我不曉得，可能對他們的人生開始有一些改變，或是什麼。所以也許就是我，我最想作的就是，是這個。

徐：所以對你來說，紀錄片，當初拍紀錄片會把他，就是會把他當作拍劇情片的跳板嗎？還是，就是你這樣經歷過後，你會覺得...

喺：我不會，我不會這麼認為耶。我當然，ㄟ，從第一部「鴉之王道」，的確是如此。那時候就認為說，有一個創作的機會。因為「鴉之王道」，有獎金、有錢，然後又可以創作，然後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紀錄片是甚麼。那只是說，可以拍一個比較有別於紀錄片，然後大膽地去玩，不用擔心。所以那時候，就是也沒有想那麼多，到底是甚麼紀錄片劇情片。就是...只是說，其實「鴉之王道」裡面有一個東西很有趣，就是我裡面其實拍了大量的劇情元素，後來全部被剪掉。就是，痾，有一段就是，你不知道有沒有印象就是，他不是說：「那鴉王到底是誰？」然後其實是誰誰誰，然後接著就串接一堆很奇怪造型的人。那其實，其實另外拍了五分鐘左右的劇情片，但後來發現完全不能用。就是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是不對的。所以後來把那些反而變成是，街頭抽樣的東西。那拍完那個，我才第一次才懂說，喔，就是，紀錄片這種形式的另類之處。因為在那個，三個月的過程中，你不斷地在改變，完全不是你一當初想像說，我這樣這樣就可以怎樣怎樣，都能再改變，遇到甚麼人。錯，錯過甚麼人，然後什麼事情改變成甚麼樣，然後最後那個，最後一個月那個人出現，整個故事大逆轉。就你的確經歷過那個紀錄片拍攝過程當中，那個驚濤駭浪跟那個樂趣跟驚奇。所以是，反而「鴉之王道」過後才知道，這個東西，對，是很有，很有趣。那，後來進入了翻滾之後，就反而不會太去想說，我要拍劇情，就是紀錄片，來去得到我拍劇情片的機會，反而不會這樣。而是，這一次的創作他，必須用紀錄片的形式，那你就好好在這個形式裡面，去找一個，一個可能的創作。比較是這樣，而不會去說，我拍紀錄片是為了劇情片這樣。

蔡：對不起，當初那個「鴉之王道」，的那個形成過程，就最後那個人才出現，就是你的主角本來不是當初那個喔？

喵：沒有，他本來，前面兩個月完全找不到他。

蔡：那那個部分可不可以稍微講一下？那個形成過程？

喵：OK，就是，就一開始，我寫那個案子的時候，痾，我自己在那個企劃案我都說，不一定找得到這個人。因為我根本找不到他，然後他們也不願意告訴我，就是我，西門町的人塗鴉圈的朋友，他們也不願意告訴我他是誰。因為，他們不知道你到底要幹嘛。所以那個片子是，前面兩個月完全找不到他。所以我只能作大量的街訪。街頭訪問就是，這個人，所有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。然後，還有大量蒐集，全台北市的塗鴉。因為後來有去看了一個，糟糕，台大有一個城鄉所的老師...

吉：夏鑄九？畢恆達。

喵：畢恆達，畢恆達他寫了一本書，就是關於環境的觀察。然後他是提到說，塗鴉可以看到一個城市裡面的...的面貌，跟他的態度。那後來就大量去蒐集台北市所有的塗鴉，因為就發現這個城市不太開心。然後是，反而把這些元素都拼湊。然後另外又拼湊一個就是，那如果是台灣有所謂的塗鴉文化，那到底是甚麼。那我自己推論是眷村，因為眷村，是最早在牆壁上寫「殺朱拔毛反共抗俄」。因為在一九七幾年的紐約街頭出現第一次塗鴉也是這樣，就是年輕人不滿。所以，所以作了這幾個有趣的推論之後，那時候覺得完了，這個人如果再不出現，這個片子就拍不下去了。所以是反而到最後一個月，我甚至於想到一個很蠢的方法就是說，因為他，他這個人的習慣是，他只會把那個人頭圖案畫在街頭的變電箱，其他都不畫。那西門町整個都被畫完了，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說，那我去買一個新的變電箱，擺在那邊。他應該會發現，怎麼有漏掉的，他決定要出來畫。幸好沒那麼作啦，因為真的滿蠢的。那反而是到最後一個月，然後，我又去西門町走一趟，然後是他自己出來，他自己找我，說我是不是在找他。然後，很無聊，他說他這兩個月我都在找他，他都在旁邊觀察我，看我到底要幹嘛。然後最後可能兩個月過後，他覺得我是安全的，覺得這個人有趣。後來最後一個月就大逆轉，認識了他就說，理念也相同。然後，白天他是個，雜誌的美術編輯，晚上他就開始作街頭創作。所以後來，最後一個月突然大逆轉，以他為主軸，完成這個片子。所以那整個片子的過程是這樣，那這個，這也很符合，因為這種的...的創作的冒險跟那個，樂趣，他真的跟劇情片上是不會遇到的。因為劇情片是一個完全你，必須設定好，很準確地執行，我覺得是兩回事。

徐：我發現你的劇情片其實都跟你的紀錄片有關係。(笑)

喵：這滿糟糕的。

徐：(笑) 會嗎？

喵：我知道，會。恩，我知道，對呀。

徐：可是我不覺得糟糕啊，可是會不會談爛了，就因為有點接。對呀，就是，對你來說，紀錄片就是劇情片的養分嗎？

喵：這真的很妙，很怕明年，那個，現在在拍的那個「翻滾吧！阿信」上映，人家一定會說，你到底要翻多久，翻了五年還在翻。對，就是，你看，我拍，會拍「鴉之王道」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我大學北上念書，我家裡在西門町有一個很小的套房，所以我就一直住在西門町，然後住了將近九年。所以他的確是九年跟西門町的觀察，最後才有「鴉之王道」。那後來「鴉之王道」，OK 了之後，你開始尋求第一個創作，劇情片創作。我就選擇一個最接近的，所以就以西門町青少年作為觀察。那他的確來自於「鴉之王道」最初的原型，變成「六號出口」。那...你說「翻滾吧！男孩」跟現在的「翻滾吧！阿信」其實也是，因為「翻滾吧！男孩」的設定是，他是在講，假設他是在講現在進行式的東西，那「翻滾吧！阿信」他其實就在講，片中的教練，回推到過去。回到大概 80 年代的台灣，然後那個年代的年輕人，台灣正在經濟起飛，那一代的年輕人其實，都不能做自己，每個人都要符合家庭的規範。然後，很多人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，就必須放棄很多事情。那阿信那個男孩就是這樣，就是他為了追求他自己的體操夢，他犧牲了很多，付出了很多，那最後他，因為他的堅持而找到自己，人生的方向。所以，我，所以其實我回推回來我自己去看，我真的不是那種所謂的，所謂的，天馬行空那種，很多創作鬼才的導演。我真的是，對我的生活有所感動，然後把我的感受，轉換成，另外一種形式，去創作。那我後來發現，尤其到「翻滾吧！阿信」這個東西，我們最近，一直在去面對劇本。我就發現，其實我在作一件事情是，劇情片對我來講在作一件事情，就是說他在，把我再現實生活中沒辦法得到的滿足，全部在電影裡面實現。包括家庭關係、包括對媽媽的關係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是完全得不到的，但是你卻在電影裡面，去形塑。那我覺得就是，也許就在作這件事情，然後後來我也發現，也許接下來，也許接下來，所謂的家庭電影，會是一個我滿有興趣的事情。當然不是一直在爆家裡的八卦啦，而是說關於家庭電影這個題材，我還滿有興趣的。而且其實回歸，回歸到就是其實他就是在講人的故事，對。因為家庭裡面他有太糾結的很多事情，對。人，就對人這件事情我好像還滿有興趣的。

徐：所以對你來說，其實就是，有這個想法想要創作，就是有某個想法想要表達，所以去作創作。那，就是這個在紀錄片跟劇情片其實，你有這個想法想表達，然

後紀錄片無法表達，所以用劇情片去作。還是說，這怎麼講。

喵：恩...我一直認為，他只是，痾，形式。就是，哪一個時間點，我覺得那個，我後來發現那個其實強求不來的。就是，在這個時間點上，「種樹的男人」他必須是紀錄片的形式，那你就讓他順著紀錄片的形式走。我並不會因為說，他不能用劇情片的形式，我就很受傷、或是很遺憾，或者...就是說他在當下他該用那個形式走，我一樣可以在裡面去找到，我想說的事情。或者是，我想創作的東西，對，我覺得比較是這樣子去看。那每一個，因為你人生的階段本來就不同嘛，所以我還滿喜歡這種就是，作一些劇情片，然後再作一些紀錄片，這種形式。只是說，我自己對我自己的規畫或是想法，我是...這是我自己覺得啦，就是可能接下來這幾年，我是希望比較專心一點在劇情片上面。因為我發現他，是另外一個，另外一回事。他有很多太精準的東西，必須去學習。然後也加上就是可能，自己這幾年，對紀錄片這件事情，就是到底想說甚麼事情，有一點問號，就是到底還想說甚麼。如果你沒有話想說，我覺得我應該拍不下去，紀錄片這個東西，對。

徐：紀錄片反而會被審視很多所謂就是，對社會的貢獻啊。(笑)

喵：我倒不...我覺得那個包袱太大了。我不可否認，台灣的确是這麼在看的，而且越來越嚴重，我倒覺得，真的必須再，再進階啦。不管是創作者，或者是甚麼的，必須再進階。因為我的確有發現，幾年前，尤其是紀錄片熱度過後的兩、三年，他變成一個，我不知道這樣子說好不好，但是他變成一個工具，我發現有這麼的改變。包括...當然我們也不可置身於外，我們也許也是幫兇。但他的確變成一種工具，他不只是，那麼單純的一種創作，他變成一些，隱性的宣傳工具，或是一些東西，的確。那我覺得，他...那相對的他就有更多的包袱，那我覺得，在往下一個階段應該更...更大膽。更多的，形式的可能性，必須要突破，不然我們會被自己...自己被自己弄死，我覺得。

徐：剛才講了，現在接下來不想拍紀錄片了，沒有啦。(笑) 我是說，接下來你會以劇情片為主嘛，對啊，然後...

喵：沒有，這其實相對的也是說，我自己在找，我自己也在找，那個可能性。如果找不到，我真的拍，我不知道我該怎麼拍。我自己覺得，就我自己啦，我自己，可能我自己面臨的是這個問題，對。

徐：會不會是你的紀錄片其實從，一開始「鴉之王道」是嘗試非常多的手法，然後後來其實越來越少。我不知道是因為是，自己沒那些想法了，還是是因為這些是案子，所以都比較規矩的，就是訪談跟一些...對。